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

范宝舟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 范宝舟(1967-), 男, 江西彭泽人,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系讲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认识论等研究。

[摘要] 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现实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 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精神交往关系等等的一切社会关系, 而且, 他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描述了未来社会人们之间的理想的交往关系, 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 马克思交往理论; 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 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 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529-06

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现实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 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精神交往关系等的一切社会关系, 而且, 他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描述了未来社会人们之间的理想的交往关系。交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 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性范畴。它与实践、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等重要范畴紧密相关, 与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因此,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不能仅从人类社会交往活动这一现实现象来理解或者把交往活动本身的特征, 比如交往的主体性、交往的客观性、交往的社会性等等当做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唯物史观的建构、发展和完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的鲜明特征。

一、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

马克思考察交往现象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物质生产实践, 交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尽管精神交往相对于物质生产活动来说,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性, 但归根结底, 它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衍生物。同时, 交往作为对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一种内在的互动性的体现, 其自身已经现实和逻辑地蕴含着社会性。因此, 马克思对交往现象的考察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因为, 一方面, 在交往中, 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上、精神上的社会联系和交互作用, 本身就是一种以实践对象为中介的实践活动, 并且也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 才有可能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 另一方面, 人的实践活动, 人对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对象性改造, 又是社会性的, 同样需要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协作关系才能得以进行。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首先,任何一个交往主体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首先必须从事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正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产生了主体间的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围绕这种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家庭和亲缘结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在交往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的语言文化结构等等的多重社会结构关系逐步形成。因此,作为人们之间交往产物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实际是客体化了的人的实践活动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自身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反过来,社会结构又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同时,社会结构在人们新的需要的不断推动下,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得到改造、充实和完善。其次,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只是运动变化的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而已,而社会联系的形式和内容则是影响这种运动变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产生自己的世界,改变自身的环境,形成人类交往的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同时,这些形式和内容又不断地被产生、被改造,从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仅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变化得以完成,并且这种变化还得以机构化和制度化,而这种机构化和制度化反过来又成为交往得以继续的物化结构,形成某些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积淀物。再次,马克思交往理论考察的交往现象,是主体间的一种互动过程,是人们在实现着相互间的物质、能力、情感、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和交流的过程。因此,交往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动态的展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协同活动及其结果。

从社会性来看,首先,交往侧重于表现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他人或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其间所进行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联系或交互作用,是一种以劳动实践即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改造为中介的。作为体现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一种内在互动性的交往,反映了人类在其自身演进、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进行的物质、语言、情感、观念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因而现实和逻辑地包含了社会性于自身之中。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内容和存在方式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只有在社会中,人与自然才统一”^[1](第 121-122 页)。并且,“无论直接交往或间接交往,人都是社会的”^[1](第 121-122 页)。也就是说,在交往活动中,主体创造社会,社会在制约主体的同时又在创造主体的能力。交往是主体社会关系系统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必须通过个体间的直接交往表现出来。因此说,交往个体既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次,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社会性包括根源上的社会性和交往过程的社会性。从根源的社会性来看,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根源在于人对物质、情感、信息等方面的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又以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必要条件。马克思曾从人的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交往的需要,认为这种需要是人类独有的真正需要。因为人只有在社会共同生活和与他人联系的前提下,通过了解和掌握他人的信息,才能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也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的需要,以此在满足他人需要的活动中获取自己的需要,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与欠缺。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背景中的人来说,与人交往的需要都是普遍性的和社会性的需要。反之,个人一旦脱离他人、群体和社会,无论是心理方式还是行为方式均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危及其生存。因此,人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相应地还必须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以使这种相互作用得以进行。从交往过程的社会性来看,人类的交往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存和交往,都不可避免地受着前人所创造的社会形式的制约和影响,当下人们的交往方式、交往关系又成为下一代人交往的社会形式。此外,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不可能排斥在社会历史之外,它总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交往方式。再次,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社会本质是相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交往的产物。“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2](第 81 页)。可见,动物虽然有交往,但是其交往不具有社会性。因此,交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惟有在人与人之间才发生交往,才存在关系;动物只能在低级水平上为维系生存需要而发生某种信息交流,在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存在

的。因此，凡有“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亦为‘我’”这一活动主体而设置的，“个人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不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社会关系。

二、物质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的统一

马克思交往理论物质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的统一主要表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关系（物质交往），构成人类其他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总是在生产力的不断推动下，改变自身，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因此，交往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这种传承性表现为后代人既继承前人的生产力成果，也继承了前人的交往形式，当然对前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继承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生活基础上的。人们现实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着前人积淀下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制约的。因此，交往和交往形式的发展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现象。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考察，无论是从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还是从人的发展形态即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及个性自由的阶段，或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的社会发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考察和划分，其实质都与人们的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有些本身就是从交往形式的某一个侧面来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从交往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交往经历了由动物联合体，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世界共同体等的历史过程。当然，要把这些不同的对社会历史演进的划分严格地对应起来是件困难的事。这正说明了马克思从多重视角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原因。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如果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的历史考察，那么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就显得苍白无力。

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物质交往是基础性的、本原性的。它决定了其他一切交往活动及其形式。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其前后交往理论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现象的出发点。因而马克思第一次把交往从内容上划分成两大基本的类别：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在马克思看来，交往首先是一种物质交往。物质交往的本原性和基础性是由于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口生产、精神生产中的始基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在考察物质生产、口生产、生产方式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四个方面的最初的历史关系时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第34页）。“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在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2]（第34页）。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第43页）。而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正是因为从市民社会那里，马克思看到了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看出了那种不重视社会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

马克思还考察了物质交往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他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为的直接产物”^[2]（第72页）；另一方面，作为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的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人。这些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孤立封闭的人，而是处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人。这些现实的人在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在继承前人生产力的基础上，首先是为着满足新的需要而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围绕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们的交往形式要做出相适应的调整。总的说来，生

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深化、人的自身素质、能力、需要的相应提高,人们的交往范围也就愈益扩大,交往手段也愈益多样化。前人的交往形式也就愈益不断得到修正,从而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也就愈益完善。因此,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交往也具有历史性。它由生产和需要的水平决定并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主体需要层次的不断提高而改变形式和内容。同时,交往作为个体的经验存在方式,随着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人际间的交往的范围、手段、环节等将从狭隘、单一走向广泛、复杂和更高层次的方向。因此,交往又是同人的本质的发展相同步。可见,交往在物质性和历史性上是统一的。如果离开物质性而谈论交往的历史性,那么交往就成为人们头脑中主观臆想的东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无任何规律性可言。如果离开历史性而谈论交往的物质性,那么,交往就成为纯粹的饮食男女为了满足动物有机体的生命存在和性的动物性诱惑的原始行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把物质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统一起来,观照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发展与演变的。

从上述原则出发,马克思将社会共同体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动物联系体时期。这一时期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是同一的。生命有机体的物质存在是人类最迫切的需要,因而交往的范围、深度、手段是低层次的,还具有动物的性质。只是较之于动物而言,人们的交往是有意识的;(2)自然共同体时期。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共同体的特点就在于人的交往关系在更大程度上由自然决定。他在考察人类社会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自然共同体时指出,天然的自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3](第 472 页)。所以马克思指出,在亚细亚这种土地公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的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3](第 472 页)。自然共同体本身也是发展的。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时候,阐述了自然共同体由部落共同体向公社、国家直至封建国家等共同体的转化过程。总体说来,在自然共同体时期,物质交往主要存在于直接的、自然产品的物的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机制不具有支配性,血缘关系、地域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占着主导地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起着重要作用;(3)社会共同体时期有两个阶段:即以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世界历史性交往为特征的时期和以共产主义普遍交往为特征的时期。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社会的力量战胜自然的力量,人们的交往关系由受自然的支配转向受社会的支配。而区别就在于:以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性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由于私有制,导致了人们的交往对物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物的关系,因此,交往与交往形式对个人来说成为偶然的東西,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因而带来社会交往的异化。但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性交往为共产主义的普遍交往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以共产主义普遍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中,随着阶级、国家这些虚幻的共同体的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才会由对抗的、压迫的关系变成自由的平等的关系,人们才能真正占有交往及交往形式,而不使他们为某一个个人所支配。总之,由交往所形成的人的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同人们的物质交往的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指出,“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在某一定点之前——是再生产。再往后,便转化而为解体”^[3](第 495-496 页)。

三、价值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统一

马克思交往理论所遵循的价值原则,一方面是马克思对交往本身在价值运行中作用的考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其扬弃。价值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产生对象化和对象扬弃的价值运动。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从主体活动的形态转化为客体对象的形态,是主体创造价值的过程。对象的扬弃是客体为主体所获得、占有、享用、使用,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是客体价值的实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生成。可见,价值的运行过程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交往在价值运行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人们

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发现客体的属性,才能认识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只有以交往为前提,才能在生产活动中创造价值。只有以交往为中介,客体价值才能实现。马克思说:“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3](第26页)。在生产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物质客体,这是主体客体化;在消费中,物质客体转化为主体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养料,生成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客体主体化。在生产 and 消费中,交往起中介作用。生产者在生产中创造物质产品,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分配给生产者一定的份额,并通过交换使个体获得所需的产品。经过一系列交往,主体才能占有对象,进行消费。因此,交往是生产和消费的中介,是价值生成和消费的中介。离开交往,价值就无法生成也无法实现,对于人化自然物质价值来说,交往是价值的基础。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原则还体现在马克思交往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对人们的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中,通过对交往形式的历史演变的审视,揭示了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历史暂时性,确立真正属人的交往形式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因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归宿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得以进行的方式方法。现实的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当然也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题。马克思交往理论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形式下人的价值问题。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占主导地位的最初社会形态中,由于交往以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为媒介,人本身“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由交往是以物的交换为媒介的,因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样,这一社会形态中人的价值就表现为对某一社会形态中人的价值的否定。人的价值不再表现为目的,而是表现为手段,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了的的价值关系。这种异化了的的价值关系就是因为商品交换“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3](第505页)。但是,尽管人的价值表现为手段,却为个体的能动选择提出了要求并提供了余地,较之于封建主,地主对臣仆和农奴的人身控制来说,人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并且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奠定了基础。在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交往理论所确立的价值原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第104页)。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交往成为普遍交往。因此“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产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2](第130页)。

马克思交往理论所确立的价值原则是建立在其交往理论的科学性之上的。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在:第一,交往的主体首先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抽象的人或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说:“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式——所制约”^[2](第72页)。因此,马克思的“现实中的个人”同唯心主义的理性的人和旧唯物主义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抽象的“一般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4](第404 \ | 405页)。第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所考察的社会交往现象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如果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谈论社会,那么社会就会变的神秘,让人不可捉摸。马克思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第71页)。第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把对人的价值考察放置到生产方式的性质和交往活动的结构之中,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展现人的价值的发生发展过程,从

人的价值的实际发生的实然状态来把握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价值的应然状态。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责任编辑 严 真)

Marx' s Communication Theory: Basic Feature

FAN Bao-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Biography: FAN Bao-zhou (1967-), male, Doctor,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epistemolog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terialist concept of history, Marx' s communication theory not only reflect the mater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during actual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and other social relationship as ment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decided by it, but also based on contradiction kinetic regularity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and relation of production, econom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 it describes the ide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in the future, incarnates the unif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practicalness and sociality, materiality and historical nature, value and science.

Key words: Marx' s communication theory; principles of practicalness and sociality; principles of materiality and historical nature; principles of value and science